

鸠事录

□石志藏 文摄



我闲居在浙东的乡下老家，守着这一方祖辈留下的老宅，退休的日子过得闲散而自在。

春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薄云洒在院子里。我信步走到那棵父亲三十多年前亲手栽下的雕樟树下，树冠早已亭亭如盖，浓密的枝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。忽然间，“扑腾”一声脆响，一只灰色的斑鸠如箭般从枝叶深处冲天而起，打破了午后的宁静。

我心头一惊，随即抬头仰望。透过交错的枝桠，只见一个简陋却结实的鸟巢正安放在树丫间。好奇心驱使我搬来凳子，小心翼翼地登高窥探，只见巢中静静地躺着一枚淡绿色的鸠蛋，宛如一枚温润的翡翠，孤寂却又充满了生机。

那一刻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原来这只斑鸠妈妈，像一位不请自来的远方亲戚，竟在我的院子里自作主张，悄然筑巢安家了。

从此，观察斑鸠之家便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。几天后，鸟巢里又多了一枚鸠蛋。而那位母亲，无论风和日丽，还是骤雨敲窗，它总是将整个身子伏在巢上，用体温温暖着这个家。渐渐地，它似乎感受到了我们对它的善意，不再像初见时那般惊慌失措，只是圆溜溜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我们，却不再轻易飞走。

然而，有一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几乎每次经过树下，都见它在捂窝，难道它不需要觅食吗？若是饿坏了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带着疑惑，我翻阅了资料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斑鸠孵蛋是父母轮流制，雄鸟与雌鸟共同承担孵化的重任。这倒是让我长了见识，原以为生儿育女只是母性的天职，未曾想雄性也能如此尽责，这份“公平”似乎比人类更早觉悟。

那天，堂兄弟阿虎来家串门。阿虎是我儿时的玩伴，当年

可是村子里赫赫有名的捕鸟高手，只要听声便能辨鸟。后来，他虽购得猎枪，却在宣传与反思中幡然醒悟，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，毅然毁掉了猎枪。当他站在树下，看着那双眼睛骨碌碌转的斑鸠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古人云‘枪不打三春鸟’，确有道理。若是父母双亡，这一家子可就毁了。”

是啊，如今乡村振兴的号角吹遍了乡野，文明乡村、生态乡村的创建让村民们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。老家的春日，愈发显得鸟语花香，甚至多了许多从前未曾见过的鸟种，纷纷来此安家落户。

日子在指缝间悄然滑过。二十多天后，两枚蛋壳破裂，两个粉嫩的小生命探出了头，透红的肌肤上尚未长出几根羽毛，却可爱至极。斑鸠父母似乎变得更加忙碌，飞进飞出的频率愈发高了，想必是为这双儿女四处觅食。

一日，我忽闻树上发出声嘶力竭的鸣叫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顽皮的小斑鸠不慎掉落在地。我连忙小心翼翼地将其捧起，轻轻放回巢中，心中暗自祈祷它能平安长大。

又过了半月有余，当我再次驻足树下时，鸟巢已是空空如也。或许，小家伙们已经学会了飞翔，开始了新的旅程。斑鸠本就有幼鸟离巢后弃窝的习性，可即便知晓这一自然规律，心中仍不免涌起一阵失落。

斑鸠一家不辞而别，我的生活似乎也少了几分色彩。我站在空巢下，自我安慰道：明年春天，新一代的斑鸠，定会循着记忆中的温暖，再次归来筑巢育儿吧！

二胡情

□徐淇昉/文 安婧/摄

二胡，是乐器中最能抒情的乐器。两根弦，一张弓，却能拉尽人间悲欢。欢快的曲子让人心潮澎湃，忧伤的旋律又让人潸然泪下，缠绵的音调则让人沉醉其中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琴声流淌。

小时候，在电视上看到演奏家拉二胡，觉得既新奇又好玩。右手持弓来回拉动，左手手指在弦上灵活跳跃，就能奏出如此动人的音乐。

我天真地以为，这一定是个简单又有趣的乐器。最让我好奇的是，那些演奏家拉琴时，常常闭着眼睛，头随着旋律轻轻摇晃，肩膀微微耸动，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音乐里。那时的我，不懂什么叫“人琴合一”，只觉得这

动作有趣，甚至和伙伴们嬉闹时，也模仿着摇头晃脑，假装拉琴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后来，当我真正拿起二胡时，才发现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琴筒放在腿与腹部之间，稍不留神就会滑动；左手按弦，右手运弓，动作稍不协调，声音就变得刺耳难听。光是区分内弦和外弦的运弓，就让我手忙脚乱。曾经以为轻松有趣的“摇头晃脑”，原来只有在完全驾驭琴技时，才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真正的琴音之美，只有弓法流畅、指法精准、揉弦自然，以及对曲子的深刻领悟与情感投入，才能真正让音乐从心底流淌出来。

最近，我常常在看孟晓旭老师的视频。孟老师她是1983年出生的人，二胡却已臻化境。运弓时

力透弦背，揉弦处余韵悠长，每个音符都像被赋予了生命。最动人的是她演奏时的神情：当旋律转入悲怆，她微蹙的眉间仿佛凝结着千年愁绪，一缕青丝随肩颈的起伏轻轻摇曳；当曲调转向欢快，舒展的眉梢和若隐若现的梨涡，又让整个舞台都明亮起来。最妙的是她偶尔侧首倾听的模样，仿佛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与琴弦对话。那些音符似乎不是从琴筒里传出，而是从她的一颦一笑中自然流淌出来的。

慢慢地，我懂了。那些演奏家闭目摇晃的姿态，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情感与音乐的交融。二胡的音色，天生带着一种苍凉与深情，它能诉说《二泉映月》的孤寂，也能演绎《赛马》的奔放。每一次运弓，每一次揉弦，都是心绪的流淌。那些大师们演奏时，指尖与琴弦的每一次触碰，都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，而他们的神情，正是灵魂与音乐共鸣的模样。

二胡，你是我的知己，也是我心中永恒的向往。初学时的笨拙，苦练时的汗水，模仿名曲时的执着，都化作琴弦上的印记。千百年来，你的声音从未停歇，流淌在江南的烟雨里，回荡在塞北的风沙中。你是孤独者的慰藉，是漂泊者的乡愁，是音乐世界里最动人的诗篇。

祖母尝言：“琴音入骨，方能动人。”如今想起来，才真正明白：二胡的魅力，正在于它不仅是手指与琴弦的配合，更是心灵与音乐的共鸣。当你真正驾驭了它，便会发现，那曾经看似艰难的技法，早已化作流淌的情感，在琴弦上轻轻诉说。

今夜，琴声再起，我闭上眼，仿佛又回到那个学二胡的时光。原来，二胡早已不只是乐器，而是刻进生命里的旋律，是岁月带不走的深情，穿越在继续的长夜……

